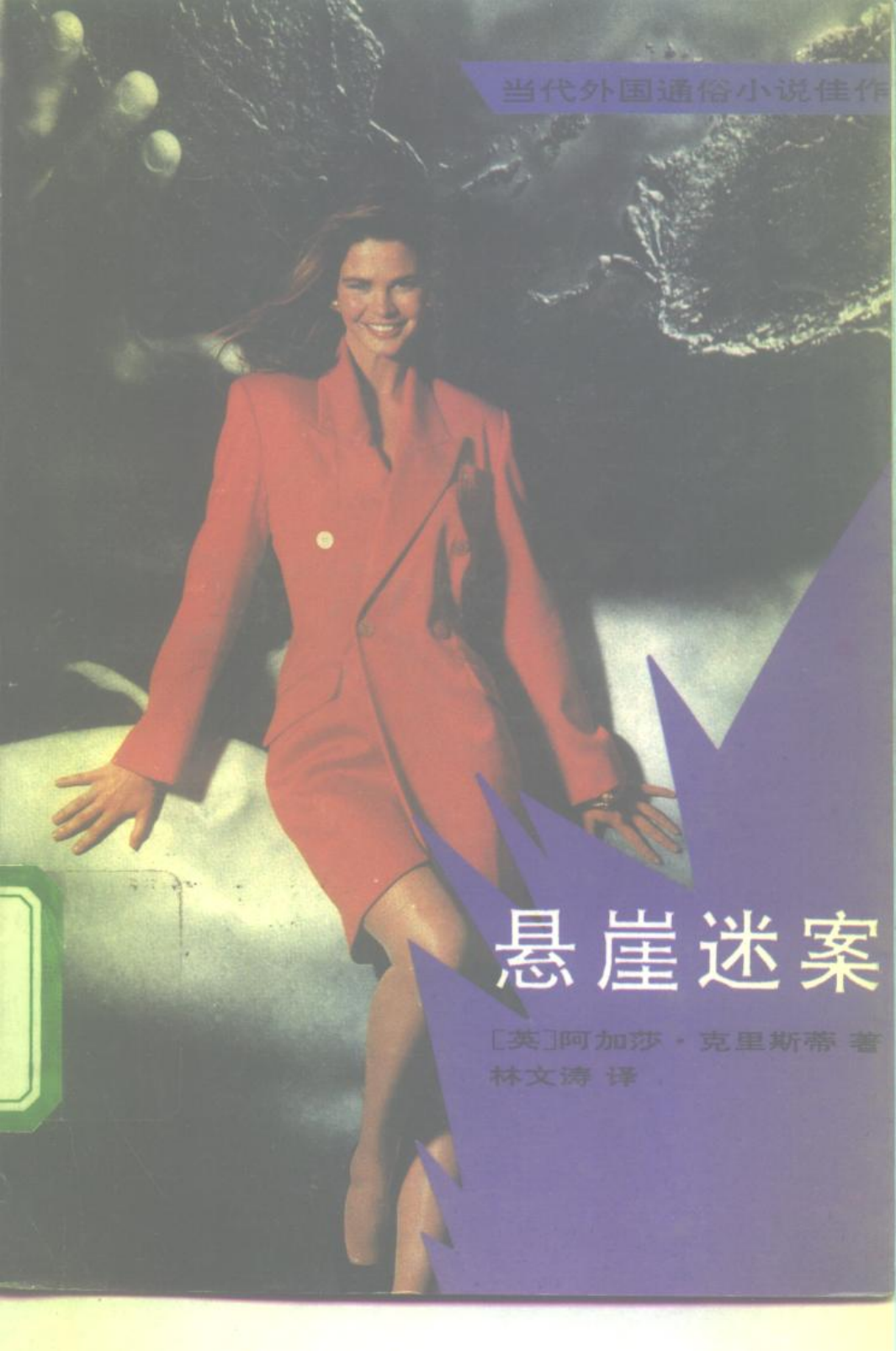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通俗小说佳作



悬崖迷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林文涛 译

当代外国通俗小说佳作

悬崖迷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林文涛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Elephants Can Remember

by Agathe Christie

根据Berkley Books

1984年版译出

悬崖迷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林文涛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2插页 134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9,100册

ISBN7-5059-1667-x/I·1143 定价: 3.55元

目 录

一	一个文学聚会	(1)
二	首次提到大象	(16)
三	奥利弗夫人的烦恼	(31)
四	西莉亚	(41)
五	过去的阴影	(53)
六	一个老朋友的回忆	(63)
七	回到保育室	(74)
八	奥利弗夫人在工作	(82)
九	大搜索的结果	(93)
十	德斯蒙德	(107)
十一	警察局长和波洛研讨案情	(119)
十二	西莉亚见到波洛	(124)
十三	伯顿一考克斯夫人	(134)
十四	威劳比医生	(146)
十五	一个女理发师	(153)
十六	古比先生的报告	(158)
十七	波洛宣布启程	(164)
十八	小插曲	(168)
十九	玛迪和泽莉	(170)
二十	特别法庭	(182)

一 一个文学聚会

奥利弗夫人正一心一意地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就像所有的女人一样，新念头的产生总离不开镜子，这会儿，她已经对刚刚梳理好的发型不满意了。试过了所有的式样，总不尽人意，最后，也许是精疲力尽了吧，她终于想起一件重要的事：今天梳什么发型都不重要——她需要戴一顶帽子——她难得戴帽子。

奥利弗夫人的大衣柜顶上放着四顶帽子。如果要去参加一个婚礼，那么一顶帽子就是必不可少的。即使这样，她仍然备着两顶。皮制的一顶，装在一个圆盒里，它适合于贴紧着头戴，要是赶上大风或是暴雨，而你要从车里走进大楼，或是走进某个登记处——这是常有的事，戴着它就幸运多了。

另一顶是制作得更加精细的帽子，那是专为参加在夏天的某个星期六下午举行的婚礼而准备的。帽侧有一个用黄色薄绸织成的小网罩，含羞草就别在它上面。

此外，被奥利弗夫人称作乡村帽的那顶，由经过鞣制的树皮制成，帽沿可以任意翻上或拉下，奥利弗夫人认为它和任何式样的呢子服都非常般配。

这第四顶帽子最为昂贵，实际上它是一种由五颜六色的天鹅绒布条拼成的头巾帽，有时候奥利弗夫人自己也弄不明白，它为什么如此昂贵？色调鲜明，不过确实显得柔和、优雅，一点儿也不扎眼。

奥利弗夫人犹疑了片刻，她需要听一听某个人的意见。

“玛莉亚，”随后她抬高了声音，“玛莉亚，请来一下。”

玛莉亚来了，她经常被叫来帮助奥利弗夫人作出如何穿戴的决定。

“你要戴那顶帽子吗？”玛莉亚问道。

“是的，”奥利弗回答道，“我想知道你觉得哪一种戴法最好。”

玛莉亚走到她的背后。

“嘿，你戴反了。”

“我知道，”奥利弗说，“不过这样是不是更好？”

“哦？为什么？”玛莉亚说。

“嗯，这是……我想这仅仅是我的意思，卖这顶帽子的人可不一定这么想，”奥利弗说。

“我仍然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反着戴好。”

“这样可以使色调显得深一些，所以我把又红又绿的部分藏到后面去。”

说着，她把帽子摘下，又重新试了试各种戴法，只有歪着戴是她们俩谁也不赞成的。

“歪着戴不行，你的脸不适合这种戴法，不是吗？谁的脸也不适合这种戴法。”

“算了，我想我还是正着戴吧。”

“至少不会出洋相，”玛莉亚说。

奥利弗夫人把帽子放到一边，玛莉亚帮她穿上一套剪裁合身、淡紫褐色的毛料连衣裙，然后又帮她重新戴好帽子。

“你看上去太迷人了，”玛莉亚说。

这就是奥利弗夫人喜欢玛莉亚的原因，她说这些赞美话的时候从不故作。

“你要去某个聚会作演讲，是吗？”玛莉亚问道。

“演讲！”奥利弗夫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吓人，“不，当然不是。你知道我从来不作演讲。”

“啊，可他们总是要在那种文学聚会上作演讲，你一会儿就要去那种地方，不是吗？什么1973年的著名作家啦……”

“我没必要去作什么演讲，”奥利弗夫人说，“反正有人不会闲着，做这种事他们比我在行。”

“我敢肯定，如果你有心去作的话，那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讲。”玛莉亚逗着她说。

“不，不可能，”奥利弗夫人说，“我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我恰恰不擅长于作演讲，那种时候我会很紧张，颠来倒去地重复着已经说过的话，那不光是我自己觉得傻，别人也觉得很傻。但我可以动笔，只要我知道不是在作演讲，我就能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

“那好吧，我希望一切都会很顺利，我相信会的。是个很大的聚会吗？”

“嗯，”奥利弗夫人对这种事感到厌烦，“是个很大的聚会。”

为什么？她心里想。她是那种一定要先问为什么，然后才能去做一件事的人，否则，她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奇怪。

“我猜想，”她自言自语地说，玛莉亚已经匆匆忙忙地跑向厨房，那儿正飘来一股烧糊的果酱味。“我要知道那个聚会究竟什么样。经常有人请我参加文学午餐一类的聚会，而我从来都不去。”

奥利弗夫人到达那里的时候，午餐已经快要结束了。她漫不经心地吃着为她保留在小盘子里的蛋白酥皮卷，不时还发出满意的长嘘声，她特别喜欢吃蛋白酥皮卷。在一个丰盛的午餐上，它是最后一道好吃的甜点心。不过，当一个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却要对它格外小心，他的牙！许多人看上去一切都挺好，没有牙疼，他们的牙齿白净美观——就像真牙似的，事实上却是假牙，奥利弗夫人甚至怀疑它们是不是由高级材料做的。狗有獠牙，这她早就知道，但是人牙却不过是骨头的，至于说到假牙，大概只是塑料做的吧。不管怎么说，假牙大大有损于姣好的容貌，这在奥利弗夫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莴苣很难说，但蘸杏仁和巧克力一类带硬核的东西，确实附有很多焦糖和蛋白质。她吃完最后一口，非常惬意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一顿很好的午餐，而她是个精于美食的人。

桌旁的同伴也令人满意，奥利弗夫人几乎觉得心旷神怡了。她的座位夹在两个风度翩翩的男士中间，埃德温·阿尔伯恩——她总是喜欢读他的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在去国外旅行途中，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经历，创作上的和亲身的历险。他也同样讲究吃喝，这会儿他们正在快活地谈论着食物，而把文学这个主题撇在了一边。

韦斯利·肯特先生坐在她的另一边，这家伙机智老练，他知道怎样去恭维她的书而又不使她觉得难堪，这是其他很

多人做不到的。他说了几条喜欢她的某一本书的理由，都很贴切，奥利弗夫人很容易就接受了。男人的赞美，奥利弗夫人思忖着，总是可以接受的。可是，有些女人也迸发了情感，给她写过一些热情洋溢的信，不光如此，这种信有时也出自遥远乡村的某个男青年之手。就在上个星期，她还收到过一封，“拜读过您的杰作，我觉得您一定是一位非常高尚的女性……”在读了《第二条金鱼》之后，他已经深深地着了迷，这在奥利弗夫人看来是很不适的。她并不是过分的谦虚，她认为她写的侦探小说的确很好，比起其他侦探小说家来，甚至更胜一筹。但是就她自己的看法而言，没有任何理由足以使任何人觉得她是一个高尚的女性。应该说，她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写作技巧，人们也喜爱她的书。这是运气，不可思议的运气。

思绪飞扬，她的心累了，不过仍然伴随着一种自我满足的感觉，现在，她想去和某个还不太令人讨厌的人说说话了。人们纷纷开始走向喝咖啡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随时改换谈话的对象，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奥利弗夫人很清楚这一点。人们很快就会向她发起围攻。——没完没了地说那些过分恭维的话，那将使她不知所措，这可不是一本出国旅行指南，对各种问题都有简单明了的答复。

就像这样：“我一定要告诉您我是多么喜欢读您写的书，它们真是妙不可言。”

狼狈的作者回答说：“哦，这太好了，我非常高兴。”

“您应该知道我盼着和您见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一定很激动人心。”

“哦，太感谢你了，真的，非常感谢”。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而言之，无论谁都不可能去谈任何别的、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总是谈你的书，要么就是另一个女人写的书，如果你也知道她的书的话。你掉进了这个网——文学网，烦死人啦。有些人可以适应它，但奥利弗夫人知道自己并无这种能力。在她逗留某个外国使馆期间，一个热心的外国友人曾给她打过电话。

“我听说了，”阿伯特妮的嗓子很迷人，低沉圆润、带着外国口音，“你对拜访你的报社记者都说了些什么？你没有得到——哦，是的，你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你应该说‘是的，我的确写得很好，比所有侦探小说家写得都好。’”

“可我不会，”奥利弗夫人急急忙忙地说，“我写得是不错，但是……”

“啊，别说‘我不行’那一类的废话，你说‘我行’；即使你觉得自己不行，你也应该说‘我行’。”

“我想，阿伯蒂妮，”奥利弗夫人说，“你可以来见见那些拜访我的人，你处理这种事很在行，你可以装作就是我，让我躲在门后听着，行吗？”

“是的，我想我可以那么做，这好玩得很。但是他们会知道我并不是你，他们认得你的脸。你就说，‘是的，是的，我比他们都强。’你应该对每个人都那么说，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而且应该张扬出去。哦，真的，听到你坐在那里，说着一些抱歉之类的话，真让人受不了。不！不应该是那样。”

奥利弗夫人觉得这几乎就像一个见习女演员正在努力排演一出戏的某个片断，而导演已经丧失了信心。好吧，不管怎么说，但愿今天她能对付得了。那儿，几个妇女已经从咖

啡桌旁站起来了，事实上，她已经看见其中的一两个正在徘徊不定。哼，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完全可以迎上去，笑着说：

“你的书也一样好，我很高兴你喜欢我写的书。”老一套，就好像你把手伸进一个盒子并抓出一把有用的词汇，这些词汇早就串好了，和项链上的珠子一模一样，然后你就可以尽快溜之大吉。

她打量着桌子四周，瞧，她还真的看到某个人站在那头，那是莫里恩·格兰特，一个很滑稽的人。这个时刻来了，女士们和那些随行的、殷勤的男士们都已经注意到午餐已经结束，他们纷纷走向椅子、咖啡桌、沙发和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危险的时刻！奥利弗夫人经常这么想，虽然通常是在鸡尾酒会上。譬如说，你极有可能碰到一个你想不起来而他（她）却记得你的人，或是某个你压根就不愿意与之交谈，但你却躲避不开的人。果不其然，奥利弗夫人又一次陷进了窘境。这次是一个块头很大、相当肥胖的女人，牙齿又大又白，就像马牙似的。她是那种法国人称为Une femme formidable^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光法国人觉得令人生畏，英国人也同样会说她是一个极端可怕的女人。非常明显，她也知道奥利弗夫人，随时随地都会扑过来和她搭话，问题只是她将采取何种方式开场。

“啊，奥利弗夫人，”她说话的调子又尖又细，“今天在这儿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盼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非常崇拜你写的书，我儿子也一样，我丈夫甚至坚持说如果他出门旅行的话，至少得带上一两本你写的书。哦，来吧，在

① 法语：令人生畏的女人。——译者注

这儿好好坐下，我有这么多问题需要向你请教。”

得了吧，奥利弗夫人心里想着，又是一个我不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跟其他那些女人没有什么区别。

她不动声色，但态度却有些生硬，仿佛一个警官所常有的姿态。她被领到一个角落，她的新朋友为自己要了一杯咖啡，也为她要了一杯。

“啊，这下妥了。我猜想你并不认识我，我的名字是伯顿一考克斯。”

“哦？是吗？”奥利弗夫人勉强答道，像以往那样感到有些愠怒。伯顿一考克斯太太？她也是个作家？不，她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不过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一种模糊的印象在脑子里浮现出来。大概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吧？或是那一类的？肯定没有情节，没有笑料，也没有罪行，也许只是一个额头宽阔、智力超群、满脑子政治见解的人？那太容易写了。奥利弗夫人不愿多想，我就等着听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多有意思啊’就行了。

“在你听完我说的事情以后，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伯顿一考克斯太太说，“但是，在我读过你写的书之后，我已经感觉到你是富于同情心的，你对人类的理解确实很深刻。我觉得如果有谁能解答我的问题，那一定就是你。”

“我不这么看，真的……”奥利弗夫人喃喃地说，显得很窘迫，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个合适的字眼。

伯顿一考克斯太太拿起一块糖放在咖啡里，很快又取出放在嘴里嘎吱嘎吱地嚼着，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就好像在咬着一块骨头似的。象牙？狗有獠牙，海象有獠牙，大象也有獠牙，可不是吗？巨大的獠牙。伯顿一考克斯太太仍在说

着：

“现在，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敢肯定我是对的，虽然——你有一个教女，是吗？一个叫西莉亚·雷温斯科罗特的教女？”

“嗯？”奥利弗夫人愣住了，是这个问题？这我倒是对付得了。她有很多教女，还有很多教子，这一类的问题以前也碰到过好几次。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现在年纪大了，不可能记住他们所有的人。她对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在他们小的时候，每逢圣诞节她总要送他们一些玩具，去看看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或者请他们到她家来叙一叙，有时还将他们从学校里接出来，女孩子们也一样。在他们长大以后，要为他们举行成人仪式（二十一岁生日），而且要慷慨大方。到了他们结婚的时候，那就要送他们厚礼，或是给他们一笔钱，或是其他形式的祝贺。这以后，他们和你的关系就渐渐疏远了。有的出使国外，还有些人去国外教书或从事其他社会活动。总之，他们慢慢地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有一天你偶然遇到他们的话，你会非常兴奋，你肯定需要回想：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她们是谁的女儿？因为什么你决定当他们的教母？

“西莉亚·雷温斯科罗特，”奥利弗夫人以她最友好的态度说，“是的，是的，当然了，她是我的教女。”

事实上根本没有西莉亚的形影在她眼前出现，确实没有，自从洗礼仪式以来，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在为西莉亚施洗的时候，她去了，而且还找到了一个安妮女王牌的银滤壶作为西莉亚受洗礼的礼物。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滤壶，无论是用于滤奶，或是某个教女急于用钱的时候拿它去变卖，都是

很有价值的。的确，她对那个滤壶记得很清楚，那可是1711年出产的，上面还有不列颠标记。多奇怪啊，一个人要记住某个银咖啡壶、银滤壶或是施洗杯什么的要比记住某个真实的孩子容易得多。

“是的，”她说，“不过，恐怕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她了。”

“啊，是啊。她是一个……一个相当爱激动的姑娘，”伯顿一考克斯太太说，“我的意思是说，她很容易改变主意。当然了，她很聪明，在大学里表现也很好，但是——她的政治观点——嗯，我猜想今天的所有年轻人都有某种政治观点。”

“恐怕我对政治不在行，”奥利弗夫人说。她不愿意多谈这个话题，政治家总是那么讨人嫌。

“你知道，我正想向你透露某个机密，我想告诉你我究竟想要知道什么，我敢肯定你不会介意的。我已经听许多人讲过你是那么仁慈，那么乐于助人。”

奥利弗夫人心里想着她该不是想向我借钱吧？许多借钱者一开始总是以这种方式接近你。

“你知道，现在对我是个关键的时刻，我觉得我必须知道某件事。听着，西莉亚准备结婚——或者说有这个念头——跟我的儿子德斯蒙德结婚。”

“哦，真的？！”奥利弗夫人说。

“至少这是他们现在的主意。当然了，人是需要更多的了解的，我恰恰想知道某件事。然而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我不能去问别人，我是说，我不能去问一个陌生人。而你，却不算是陌生人，亲爱的奥利弗夫人，我是这么看的。”

奥利弗夫人倒希望她不是这么看的。她开始紧张起来，西莉亚有个私生子吗？或者很快会有一个私生子？是否你希望我帮你了解这个？那可是一件让人难堪的事。从另一方面说，她想，我已经至少五六年没见到她了，她现在该有二十五六岁了吧。这倒也好，我干脆就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一推了事。

伯顿一考克斯太太把身体往前倾了倾，呼吸开始粗重起来。

“我想请你告诉我，因为我敢肯定你一定知道，或者说你有精辟的看法，关于那件发生的事——究竟是她的母亲杀了她的父亲？还是她的父亲杀了她的母亲？”

太出乎意料了。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想到伯顿一考克斯太太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她犹豫地盯着伯顿一考克斯太太：

“可是我不明白——”她顿了一下，“我——我真的不理解。我的意思是——什么原因——”

“亲爱的奥利弗夫人，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是，像这样一起著名的案件……当然了，我知道它发生在很久以前，嗯，我想至少有十年，不，二十年了吧，可是，当时它的确轰动一时。我敢肯定你会记得，你应该记得。”

奥利弗夫人的思绪全乱了，她拼命地回忆着过去。不错，西莉亚是她的教女，西莉亚的母亲——是的，当然了，西莉亚的母亲是莫莉·普勒斯通—格雷，她是她的一个朋友，但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她嫁给了一个军人，他的名字叫什么？雷温斯科罗特是他的姓，名字呢？他是一个大使吧？真奇怪，这些事总是记不住。她甚至不记得是否当过莫

莉的女侯相，她觉得好像是当过，那次婚礼依稀记得是在一个叫做戈兹的小教堂内举行的，场面颇为隆重，此外就记不得什么了。自那以后，好些年不见面——他们到外地去了——中东？波斯？伊拉克？有一段时间在埃及？印度？非常凑巧，当他们一度重返英格兰的时候，她再一次见到他们。可是那就像你看着照片上的人，隐隐约约记得他们，却怎么也无法真正辨认出他们是谁。直到现在，她依然想不起雷温斯科特先生和他的太太——她自己的名字是莫莉·普勒斯顿—格雷——是否踏进过自己的生活，而她不认为是这样。那么……伯顿—考克斯太太正盯着她，脸上挂着沮丧的神情——居然想不起这么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那神情似乎也在怪罪奥利弗夫人的太不圆滑，竟不能将自己什么也想不起来这一点隐藏住。

“被杀了？你的意思——一个偶然的事件？”

“哦，不，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在靠近海边的一所房子，我想大概是科恩沃勒吧，那儿有许多岩石……简单点说吧，他们在那儿的山坡下有一处房子。有一天，他们被发现躺在悬崖底下，被枪杀了。警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究竟是妻子开枪打死丈夫，然后再自杀，还是正好相反。他们调查了现场，找到了子弹和其他一些东西，但是无济于事。他们认为这也许只是一个“自杀协定”——我忘了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一个不幸的事件？或是诸如此类的吧。但是，当然了，所有的人都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所以很多说法在当时就流传开了。……”

“也许是瞎编乱造？”奥利弗夫人充满希望地说，一边在竭力回想是否真的听说过某个传说。

“也许吧，我知道这不容易说得清。流传过他们在死亡的当天或是之前有过争吵，还有关于某个男人的说法，当然了，还有女人。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不了了之，因为雷温斯科特将军是有名望的人。我听说那年他的健康不佳，正处于被护理的状态，因此我想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不知道。”

“我恐怕，”奥利弗夫人很坚决地说，“我真的一点儿也不了解这事。现在你提起它，我才想起来，是有过这样一个案件，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也认识他们，但我的确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哪怕是起码的看法。”

奥利弗夫人确实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去说：你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蛮横无理地要求我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对我来说，这事太重要了。”伯顿一考克斯太太说。

她眨了一下眼，那眼睛看上去就像是很硬的大理石。

“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我的儿子，我的宝贝儿子，将和西莉亚结婚。”

“恐怕我没法帮助你，”奥利弗夫人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你应该知道，”伯顿一考克斯太太说，“我的意思是，你能写那么多奇妙的书，关于犯罪你知道的很多，你知道谁犯了罪和为什么犯罪，我敢打赌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件事的真相，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奥利弗夫人断然说道，那口气很不礼貌，明显地表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